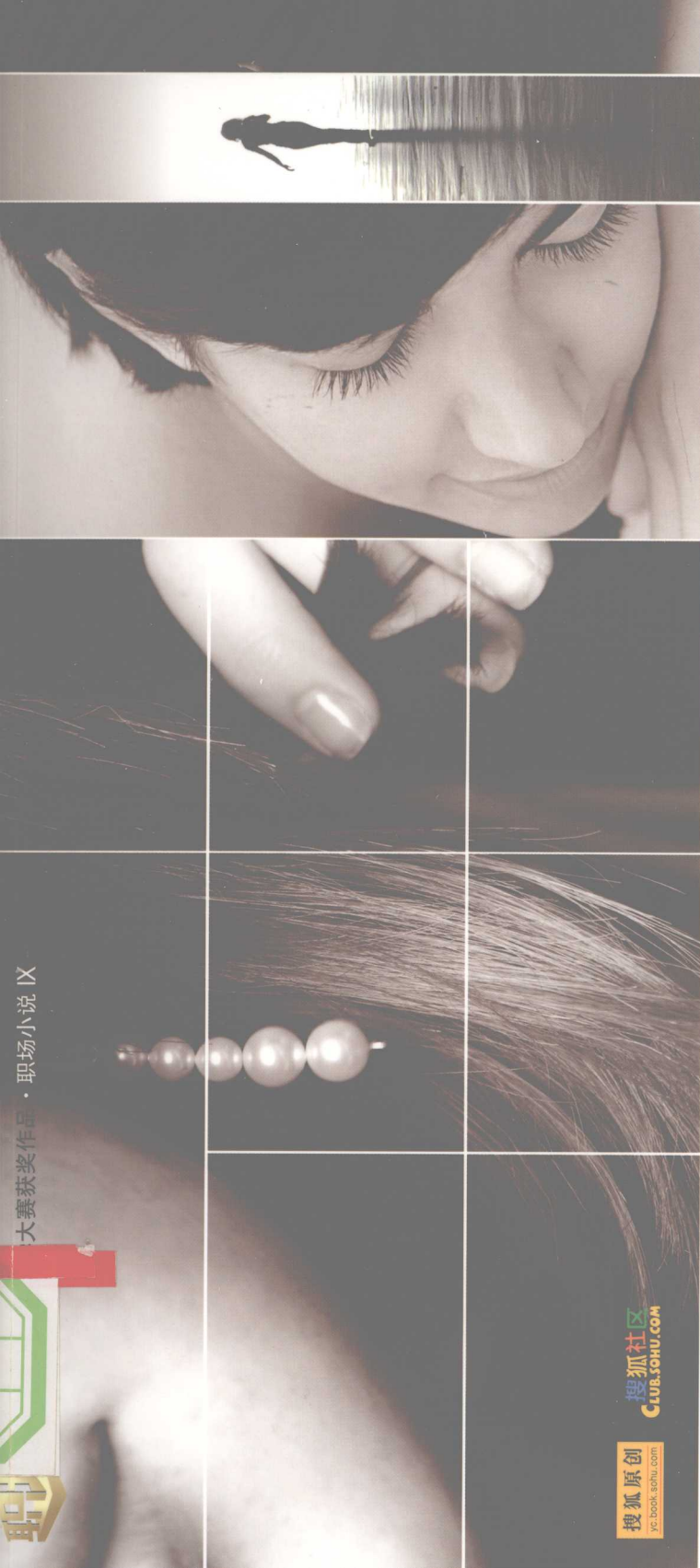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赛获奖作品 · 职场小说 区



搜狐原创
yc.book.sohu.com

搜狐社区
club.sohu.com

都市金领丽人的商海沉浮 中国本土最受瞩目畅销小说 撩开当下时尚阶层的靡艳面纱

汪世◎著

金领丽人



广东花城出版社
出版

金领丽人

汪世著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领丽人 / 汪世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8. 7

ISBN 978 - 7 - 5360 - 5383 - 0

I. 金… II. 汪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97685 号

责任编辑: 邓裕玲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北京市石景山区黄庄村 43 号 8-21 平房)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2

字 数 140,000 字

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1 | Chapter “金领”的前夜 / 1

旅途遇色狼，玉体藏白粉，逃脱死神的魔掌，却又陷入职场的争锋。对手请乞丐毁她的容，但乞丐也被美色迷住，只是将她强暴。她以牙还牙，但人算不如天算，却以失败告终。进入新的部门后，她只想成为地产界的女精英，中了局长设下的陷阱……她能达到目的吗？

2 | Chapter 浪漫情缘 / 41

女人渴望有人爱，男人渴望有真爱。紧凑的生活节奏，没有爱情，缺少浪漫，每个人都会身心疲惫。

3 | Chapter 锻压成钢 / 65

金领丽人，躲不开万丈红尘，演变为美丽的操纵女神；魅影男人，跳不出爱恨痴缠，却成了救赎“剩女”爱情的魔药……

4 | Chapter 剩女情潮 / 83

分不出双胞胎姐妹哪一个是自己女友，酒醉之后误将姐姐当做妹妹，犯下错误，爱情随风而逝。美女老板用美男计，让他当主角，他会重获真爱吗？

5 | Chapter 学做爱人

/ 109

昔日的情场恋人，今日的商场对手。偷梁换柱，暗渡陈仓，金蝉脱壳，以假乱真。谁俘虏了谁，谁又爱上了谁？真爱不问过去，只看将来，这才是学会爱人的唯一条件。他们学得会吗？

6 | Chapter 商战情仇

/ 123

苦心收购的企业，却被对手抢去，自然耿耿于怀。一场大火，让她找到雪恨的机会。而后，她又使用美人计，让对手即将到手的幸福化为烟云……连环计，计中计，到底谁笑到最后？

7 | Chapter 真爱无敌

/ 163

幕后操纵者以退为进，终于成为公司的新任掌门人。而一场绑架案，让她有机会将现金源源不断转入海外的账户……她能在事业和爱情上赢得双丰收吗？

1 | Chapter “金领”的前夜

旅途遇色狼，玉体藏白粉，逃脱死神的魔掌，却又陷入职场的争锋。对手请乞丐毁她的容，但乞丐也被美色迷住，只是将她强暴。她以牙还牙，但人算不如天算，却以失败告终。进入新的部门后，她只想成为地产界的女精英，中了局长设下的陷阱……她能达到目的吗？





Part 1

美丽的女大学生徐婷，喜欢旅行。这年五一长假，她独自一人来到云贵高原，想拍一些丛林照片，就直入中越边境，住进了大潮山脚下一个简易旅馆。

宁静的夏夜，山风卷着林涛，发出海浪一样的声响，偶有几声狗吠，还有狼的长嚎。黑暗中，徐婷觉得似被千万诡异的眼睛盯着，却又一片虚无，一片黑洞。

突然，楼板之上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继而木梯开始轻微地摇晃，有人走下楼来。

徐婷发现窗外似乎多了一个影子，屏住呼吸，睁大双目。

“咔嚓”一声，什么东西断裂。一条黑影翻窗而入，重重摔倒在地上。徐婷看得清晰，没有惊叫，下铺，朝床底钻入，但额头却撞到塌陷的床条，痛得她金星直冒。

黑影走近床边，弯腰命令：“出来吧，否则，我把你丢到深山喂狼！白天，我一直跟着你……我可以给你钱，500，1000……”

仰着身，拼命摇摆着床条，床条终于被徐婷取在手中，她顾不了那么多，对着声音用尽全力捅出。一声惨叫，黑影倒在地上乱滚。徐婷迅速爬出，开了房门，慌不择路逃出房间。

山风忽忽在耳边划过，长发随风甩动。天上，疏星寥落，前方，萤火闪烁，溪水幽幽流响。徐婷没命地朝前奔逃，不料，一块石头绊了她

一下，她的身体在空中翻转 180 度，虽然脑子还清醒，却再也无力爬起。黑影眨眼追到，发出得意的狞笑，“看你往哪逃，这里可比旅馆安全多了！”徐婷绝望地哀求：“要钱我全部给你，求你……”黑影说，他不要钱，他有的是钱。

徐婷四肢不受控制乱抖，手在草地上乱摸，终于让她抓到一块石头。当黑影扑在身上撕她的衣服时，徐婷手里的石块发出一声沉闷的响，砸在他脑袋上。

翻身而起，徐婷身影似一只惊慌失措的小白兔，跑了几程，蹲在地上喘着粗气。但黑影再一次紧逼过来。

“你……你别……别过来！”

“姑娘，别怕，那个流氓被我赶跑了。我和你一样，也是游客，叫江海龙，住在你的隔房，听到惊叫声，所以跟着跑来……姑娘，回去吧，前面很危险。”黑影远远站着，徐婷听出声音不同，知道不是先前那人，没有再跑。

“你别怕！这样吧，我在前面走，你在后面跟着，行吗？”江海龙说。

徐婷跟在江海龙后面，走了一程又一程，徐婷感觉有些不对劲，就问：“这路是不是错了？”

江海龙收住脚，四面望了望，跌足长叹：“真的迷路了！看来只能等天明。”说完找了一块空旷之地坐下，徐婷不敢接近江海龙，隔 10 米之外坐着。

徐婷问江海龙是做什么的？江海龙说自己是湖大中文系大三学生，家住上海，这个暑假，一直在外面玩。

“湖大？我也是湖大的啊……”徐婷非常兴奋。

说话间，江海龙头部被什么硬邦邦的东西抵着，伸手一拂，却坚硬如铁。转过头，只见一名黑衣大汉手端猎枪，站在他身后。

“你是人还是鬼？”江海龙一步一步朝后退。



“我是鬼，不是人。小子，够浪漫……刚才听你说来自上海，想不想发财，如果想，给我送点东西到上海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，只要不是毒品，我可以代劳。”

大汉得意地笑，“你小子说对了，就是这东西。答应，给你一万元，拒绝那就只能把你们的小命留在此。”

徐婷不想把自己的前程搭进去，便悄悄移动着身子。黑衣大汉枪口一转：“别动，谁动我打死谁！”

江海龙说：“杀人偿命难道你不知道？”

“错，小杂种，这是深林之内，杀一个人如同踩死一只蚂蚁，说不定，等到明天，你们的尸体就会被饥饿的狼群吃得连骨头都不剩。你听，什么在叫？是狼，狼的嗥声。我能断定，至少有 50 只，正朝我们这里奔来。狼的嗅觉分外灵敏，5 公里之内，它能闻出不同种类的气味。杀了你，让狼吃了你尸首，根本没人知道。至于那姑娘……嘿嘿！”

“我答应你，但不准你伤害这姑娘。”

“小子，算你识时务！现在就跟我走，别想要滑头，否则我把你们吊在树上，让狼群一片片撕碎你们的身体。”

徐婷不再怕江海龙，紧跟在江海龙身后。江海龙拉着她一只手，沿着一条蔓草丛生、蜿蜒曲折的小径，穿行于枝丫多节、藤蔓交差的空隙中，走了大约半小时，眼前豁然开朗。

突然，前方出现幽幽荧光，紧接着便是划破林海、让人毛骨悚然的嗥声。这嗥声让三人的心脏都急剧地跳着。徐婷身子筛糠似地抖，抱着江海龙的一只臂膊。

“快，回头，狼来了！”大汉声音微颤，转身往回奔。江海龙牵着徐婷的手，紧随其后。

“快，上这棵树。”大汉命令。

这是一棵枝丫交错的古樟木，江海龙抱起徐婷，让她的脚踏在自己

肩上，上了第一节权枝。江海龙登上树后，把后背紧贴树枝，抱起徐婷，再攀高。当他们达到第三节时，大汉也上了第一节。而此时，无数“幽光”包抄过来，大汉举起枪，朝冲过来最前面两点“幽光”扣动扳机，火花星子喷射下，一只黑糊糊的家伙应声而倒。但是，另一只凶残之极的家伙从大汉左边横空一跃，咬着他的裤管，欲将他拖下古樟。大汉用枪柄一扫，将它扫去丈外。

大汉丢了枪，腾身一跃，上了高枝，动作敏捷似猿猴。

徐婷抱着枝干，和江海龙背对背，一动也不敢动，低头再望树下。幽幽绿光围着古樟乱哄哄转动，有的刨着大树下的泥土，有的龇牙咧嘴抬头望着上面。徐婷衬衣慢慢湿透，与江海龙的汗水粘合在一起。

Part 2

仿佛过了一万年，黑夜，终于在黎明的曙色中收去它恐怖的黑色。当太阳在森林中投出万道霞光，狼一只只陆续隐去。空气洁净而又新鲜。徐婷一抬眼，一条碗口粗的大花蛇，昂首惊飙，尾巴斜卷，藏身于前面一棵松树的枝叶内。那蛇——正向他们头顶游移过来。

徐婷一声尖叫，手脚一软，身子不受控制，从树杈上跌下。江海龙试图抓住她，不仅未能如愿，自己也紧随徐婷一同跌下古樟……

掉在地上的徐婷面容苍白，疼痛似针穿透肌肉，又如水一样在全身散开。眼前昏昏暗暗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只剩掉泪的力气。大汉下了树，将两人扶起，足足十来分钟，徐婷才可以言语。

休息一会，大汉命令他们动身，江海龙扶着徐婷，半跛半拐朝前走去。

“来，我背你！”江海龙对徐婷说。

“别充好汉！自己都变成了摇摆的猩猩。”大汉冷笑。

江海龙还是将徐婷拉到背上，徐婷感动得热泪大滴大滴地滚落。

走了几程，三人到达一个似原始人居住的小木屋，木屋掩在浓密的树杈中。这时，一个高鼻中年男子迎出来，脸上带着森森寒光。大汉悄悄对他耳语了一阵，他才转身拿来几块肉，让江海龙和徐婷吃。徐婷一看就想吐，没有去接。大汉伸手把肉抢在手中，狼吞虎咽几口吃完，抹了抹油嘴，开始发话。

“小子，我不想知道你叫什么，既然你到了我这里，你俩的命就属于我们。我给你两种选择：一，我们破开你的肚皮，把东西装进去；二，你自己吃进去，路上不准吃任何东西。到达目的地自会有人让你拉屎一样把它们拉出来。为保险，你女朋友必须留在此，完了事我们自会送她出去。”

徐婷知道自己留下，即使江海龙完成了使命，她也不可能有好下场。她就抢过话头：“我吃行不行？”大汉和高鼻对视着了一会，几乎异口同声：“成！”

“不，还是我吞，她是一个女孩子，吞不了多少！”江海龙拦在徐婷面前。

“你只能留下，选她比选你安全！”

于是，徐婷就慢慢吞着内藏“白粉”的安全套，5个，10个，15个……徐婷吞得面色紫胀，泪水横流，吞到第16个时，突然哇哇大吐，吐出3个来。但是，大汉马上捡起，让她继续吞，并提醒，不能让牙碰伤套子，否则，粉散在胃中，几十分钟就会没命。徐婷只得再吞，像吞水饺，一共吞下20个。

徐婷第一次来上海，分不清东西南北，她想上厕所，求大汉带她去。大汉低吼：“不行，要拉也得拉裤裆里，万一拉出几个来，损失就惨重了。不要有什么念头，我只要一个电话打回去，你男朋友就得死。徐婷虽不承认江海龙是自己男朋友，却不想让他死。

傍晚，大汉带着徐婷上电梯，进入十三层。推门而入，一个戴墨镜的人迎上来，“姑娘，受累了！但你还得受点苦，将这个喝下去，你和你男朋友就可以回家。”徐婷对着满满一盆肥皂水，恐怖得直发晕，但她知道没有选择，只得端起盆子，把眼一闭，“咕噜咕噜”往口中倒，一阵翻肠倒胃地呕吐，她吐出三个套子。

“恭喜！看来不用手术刀了。继续吧！”徐婷完全听懂了话中之意，如果不把套子全吐出，就会划开她的肚子。徐婷再次狂吞猛饮，直到不可坚持时，才将水盆抛到地下，弯着腰，吐得白沫翻飞，吐得遍地是套子。但查过之后，却还有三个没吐出。

面对新的泡沫水。徐婷大叫：“杀了我也不喝了！”头头就挥了挥手，两个大汉将徐婷按倒，用一个特制的钢架卡在她嘴中，泡沫水源源不断送入她胃部。徐婷再次大吐特吐，却一个套子也没吐出来。

“绑起来！不能留下一个套子。”这次，徐婷眼前多了一盆人的排泄物。徐婷只看一眼，马上吐得气若游丝，吐得面色紫黑，但却依然没有吐出一个套子。

“最后一招！”头头说。

两个大汉就冲向前去脱徐婷衣服，徐婷大叫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对不起，你吐不出来，我们只能动刀子。”

徐婷眼睛放出求生的欲望：“是不是我就要死了？如果能将我命留着，我一定什么都听你们的……”头儿取下墨镜，眼睛贪婪地看着徐婷的脸、雪白的胸，挥了挥手，徐婷身上的绳索就被松去。

“那好吧，你吃点东西，洗个澡。一切明天再说。”头儿拍着徐婷的肩，一幅无限怜爱的神色。

徐婷就进入浴室，洗着洗着，头头冲进来，抱起她，直入卧室。

徐婷泪流满面，她知道，只能这样，才能留住自己一条命，才能寻得机会逃脱。徐婷是第一次，破处的那一刹那，她用牙咬住枕头，任粗

壮的身躯在自己身上横冲直撞……后来，头头睡着了，鼾声阵阵。徐婷从他衣服中摸出手机，却不敢发出声音。徐婷就想，杀了他，杀了这个恶棍。但是，房间里却找不到杀人的东西。徐婷只得向几千里之外的父母发信息，可又不知自己的具体位置。徐婷轻轻下了床，轻轻踱到窗边，钻入帘里，她看到对面是一栋高楼，上面有“东方大厦”四个闪闪大字。徐婷躲在那，写好信息，先发父母，再发朋友……然后，她将信息删除，重新回到床上。

Part 3

徐婷的父母并没有及时收到女儿的信息，而是通过徐婷的同学从电话中知道一切。父亲连夜向当地公安和 110 同时求助。那里的公安和 110 立刻将电话打到上海……仅半小时，上海 110 民警和特种部队快速出击，奔向“东方大厦”。

徐婷肚子出现疼痛，她拼命咬住牙不发出任何声音，因为她知道，一旦发出声来，她的胃部就会被剖开……这些人就会带着东西逃出这栋大楼。

豆大的汗珠从徐婷全身毛孔中冒出，她痛苦地在床上挣扎……剧痛中，徐婷似乎听到门外有轻微的扭动声，心想，莫不是救自己的人来了？对，不能让自己成为人质。

徐婷挣扎地下床，再次移向窗台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门被撞开，徐婷看到房间里黑压压的人头，脸上带着一丝笑，身体慢慢倒下……

经审，这个贩毒团伙成立达三年之久，死在他们手中的女孩多达十几个，只是，公安没有找到江海龙。贩毒成员说江海龙打伤了他们两个

人，逃了。

徐婷送到医院，剖腹取出胃中三个内藏海洛因的膜袋，其中一个出现破裂……算是捡了一条命。

徐婷的母亲是一家大医院的整容医生，也是一个心高气傲的女人，骨子里传统观念特浓。想到女儿失去处女膜，她内心比女儿还心痛。待徐婷身体完全康复后，她和女儿进行了一次长谈。

她说，不要以为独领风骚的、千年的“贞操”观念，在婚姻与爱情的祭台上已经没落，处女情结无论现在，还是将来，于部分男人的头脑里依然是一座不倒的城墙。客体上，处女膜不过是皮肤皱褶的退化遗迹，一种膜状的纤维组织，但因为第一次性行为时会落红，这就使之成为一种完美的象征。无论是曾经年少轻狂也好，遭到意外的性侵犯也好，都可能成为女人某些日子懊恼或痛心的理由，成为男人郁郁解不开的心结。所以，修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……手术很简单，就是把局部组织拉拢，让其开口变小变紧，只须 20 分钟……

徐婷被妈妈带上手术台，妈妈看她有些紧张，安慰道：“不用怕，这是很小的手术，用一根‘可吸收修补线’将处女膜缝合起来，一点也不疼，可以随做随走。像你这么大的学生我做得最多，不过她们一半人都选择用胶粘或是购买人造的。虽然简便多了，到时也会产生和血液一样的颜色和效果，但总会出现一些副作用。例如划伤，霉菌炎、滴虫、败血症、灼伤、不孕等等。而且，一旦被看出来，就会被看成欺骗，导致感情上的裂痕，爱情上的失败。”

徐婷说：“妈妈，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欺骗吗？”

“傻孩子，这不同，只要你不说，永远也不会露出破绽。你知道那些女孩子为什么要选择后者吗？因为前者要 2000~3000 元，后者只要 400 元。其实成本就只有几元到十几元而已。想不想隆胸？你什么都一流，就是胸部平了点。”



“妈妈，还是不要，我怕痛，再说，我干嘛为别人活着。”

“给你讲个故事：有个成功女士，用当下最时髦的称呼——金领丽人，虽然她已结婚，但每天拼命跑步减肥，尽管累得大汗淋漓，两只腿胀胀的，但依然坚持着。一天凌晨，她跑着跑着，突然视线模糊，辨不清方向，一阵晕眩中两脚踏空，眼前一黑，不省人事……后来有人在一个种树的坑里面发现了她，腿骨折了……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心急如燎地看着被吊起来的腿，觉得自己的一切努力将要白费。她怕在医院良好的照料又会让她重新胖起来，就绞尽了脑汁，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个能让自己减肥的对策。她忍着腿部剧烈的疼痛，在病床上没命地做仰卧起坐……推门进来的护士被她的举动吓呆了，马上制止住她这一愚蠢行为。她现在正做隆胸……我问她为何又这样？她说，爱美是女人的天性，也能让她事业更加辉煌……”

徐婷选择“自体隆胸”手术——把腹部的脂肪抽出，再注入乳房。虽然这样做既让腹部减了肥，又让胸部丰满了两倍，但手术却让徐婷受尽苦头，因为每次只能注射 30~150 毫升，隔几个月才能再注射一次，一共要注射 3 次。

最后一次，徐婷见到了妈妈所讲的故事主人公——江晓丽。徐婷眼睛直直看着这位“金领”丽人，年龄虽比她大，但身上的每一寸肌肤似瓷器般放着光辉……徐婷和她聊了一个多小时，了解到她是江陵市地产巨子的夫人，做着总经理。江晓丽给了她一张名片，说以后有事需要帮助，可以随时找她。

徐婷身体条件本来不错，整形后，胸部高挺，曲线分明，衬着一张青春和谐的脸蛋，完全称得上最时髦、最性感的都市女孩。

徐婷大学毕业后，怀揣一本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一张市政学士学位证书，开始四处找工作。虽然有几家公司待遇优厚，但徐婷却不感兴趣，她希望自己能入市政机关，吃“皇粮”。因为只有这样的单位才是

真正的“铁饭碗”。只是，这道门并不好进，徐婷最后不得不任职一家私营企业，做一名普通的打工妹。

众所周知，中国职场早已改变过去“管理者”和“劳动者”的二元化结构，按照知识层次、职业特点、职务高低、职场地位及薪酬厚薄划分为“五领”，即：金领、白领、粉领、灰领和蓝领。蓝领：指从事体力劳动，靠支付体力来获取报酬。灰领：具有较强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娴熟的技术。他们的薪资一般是蓝领的3~5倍。粉领：是指那些在家工作的自由职业者，凭借电脑、电话和传真与外界联系。多出自“食脑”阶层，因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多为女性，故又称“粉领丽人”。白领：有一技之长，在管理层或做一些文职的事。按美国的标准，白领是指年薪在8万美元从事纯粹脑力劳动的人。金领：社会精英高度集中的阶层，拥有一个公司最重要的技术和经营权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有经营策划能力和社会关系资源。

徐婷进入“私企”，虽跳过蓝领，却没资格做白领，只能做灰领。工作一段时日，有人开始悄悄议论她，说她是人造美女——胸是隆过的，眼皮是割过的，腿是拉长的，做情人倒合适，做妻子让人大倒胃口……只能被男人当做花瓶。

对于这种不怀好意的议论，徐婷不仅不生气，相反，却暗暗得意。她认为这些长舌女人是在妒忌她的美。她一直信奉那句“能受天磨为铁汉，不遭人忌是庸才”的名言。男人爱美女，女人嫉妒美女，太美的女人有时比丑女烦恼更多。美女只要打扮得艳一点，就会被传统女人扣上“骚货”的帽子。

徐婷决心以自己的实力说话，工作上分外卖力，她要让这些长舌妇见识一下自己到底是“花瓶”还是“金瓶”。

Part 4

徐婷精神抖擞地走在上班的路上，引来无数眼神追扫。进入公司大门，在电梯门口，徐婷看到她的上司。

“早上好，老总。”徐婷嗫嚅着打着招呼，脸上布满自己看不到的羞怯和腼腆。老总带着陌生的眼神看她，轻轻颌首，回道：“早上好！”

平头，西服，不苟言笑的男子，站得离她那么近，徐婷能闻到他身上释放出的剃须水的气味。

小小逼仄的电梯空间内，徐婷能感到老总身上的威严，带着巨大的压抑包围着她。

电梯缓缓上升，老总问：“你是哪个部门的？叫什么名字？”徐婷垂下眼睑，谦卑地回答：“生产部，徐婷。”老总想了一下：“知道生产部最重要职责是什么吗？”突如其来的发难，慌乱中徐婷说了实话，“这个……我还不太……清楚。”

“不清楚就是不知道，对吧？是不是上班时间喜欢在网上和别人聊天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我刚来，正在学……”徐婷脸上的妆容一点点被汗水化开……此时，电梯戛然停止，徐婷按住电钮：“您先请！”

看着上司的身影消失在走廊一端，徐婷长长地吁一口气，发现背上全是湿湿的汗。

从此，徐婷害怕遇到老总，见到老总的身影就似老鼠见到猫。但是，她依然无法避开在电梯中与老总邂逅。

徐婷把这一情况与自己的闺中密友诉苦，求她们想办法，怎样才能避开电梯内那种“尴尬”？密友笑道：“那很容易，绕道走就是。”徐婷